论我国中部崛起中的生产者服务业

方永胜，魏中俊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管理工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立足中部崛起这一战略背景，从代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的生产者服务业入手，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探讨了中部崛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及其产业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体构想。

关键词：中部崛起；生产者服务业；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08)01－0028－07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向纵深发展，其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迅速崛起(国内学者也有将其译成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由于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自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我国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选择成了热点课题。本文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关系、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对现代制造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以及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体构想进行了研究。

1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

1.1 生产者服务业的概念与分类

1975年，Browning和Singelmann在对服务业进行功能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者服务业概念。他们认为生产者服务业为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知识密集型的、为顾客提供专业性服务的行业[1]。Howells和Green认为生产者服务业是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的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业，如广告和市场研究，以及职业和科学服务，如会计、法律等[2]。Noyelle和Staback、Gruble和Walker、Coffey和Polese也分别提出生产者服务业的定义，指出“生产者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直接可以产生效用的，它是一种经济中的中间投入，用来生产其他的产品或服务”。他们认为生产者服务业是中间性的投入而非最终产出，生产者服务业扮演一个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3]。我国学者钟韵、阎小培[4]认为生产者服务业体现为“中间投入”，是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它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变化，但其中间功能提高了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

从国内外关于生产者服务业的表述来看，其定义虽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基本趋向于：生产者服务业以生产者为服务对象，进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生产过程，是一种中间投入。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产品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发挥着中间功能，其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率。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的看法还不一致，由此造成生产者服务业还没有统一具体的分类标准，世界各国和各类经济组织都有各自的统计口径和划分标准，如美国统计局将生产者服务业分为金融、保险、不动产、商业服务、法律服务、会员组织和其他专业服务，英国标准产业分类将生产者服务业分为批发分配业、废弃物处理业、货运业、金融保险、广告、研究开发和贸易协会。

本文从生产流程和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将生产者服务业分为：①上游的生产者服务，如投资可行性研究、产品设计、市场预测、风险资本筹集等；②中游的生产者服务，如设备租赁与维护、质量控制等；③下游的生产者服务，如广告、分销等；④全程生产者服务，如会计、金融、保险、通讯、培训、法律、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共关系等。

在生产者服务业中，FCB(Finance Communica-

收稿日期：2007－08－02
作者简介：方永胜(1969—)，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科技学院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会计服务业、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魏中俊(1945—)，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系统工程、会展经济、文化产业。

tion and Business)是生产者服务业中的核心产业,在联结制造业最终需求(final demand)和中间需求(intermediate demand)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5]492。

1.2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

伴随着生产过程模块化和专业分工细化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对价值链进行分解的趋势变得非常明显,它们将自身价值链的一些支持活动甚至是基本活动都外包出去,形成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服务。企业是否选择 BPO 服务,主要基于交易成本和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通过市场达成的交易都存在成本,当交易成本低于内部管理成本时,企业的部分业务就会被外包出去。BPO 服务可以使制造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资源分配给有助于形成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方面。

BPO 服务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产业,这些产业在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自身的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同时分工也更加细化,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不断得到释放,这进而又推动制造业企业将更多业务进行外部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6]。

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是不同的。表 1 是 Paolo Guerrieri 和 Valentina Meliciani 分析的 10 个 OECD 国家的 FCB 在制造业附加值中的份额,表明了诸如办公和计算设备、专业性设备、工业化学和药品、电子设备和广播、电视及通讯设备等知识密集型制造业(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对生产者服务业更加依赖[5]494。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推进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制造业通过直接使用 ICT 改进生产方式,与此同时,ICT 也是生产者服务业创新的动力。首先,ICT 是生产者服务业提高效力的手段;其次,ICT 导致生产者服务过程和产品的创新;最后,当生产者服务业开始在一些信息密集的服务活动中使用适当的生产技术时,ICT 又被引入制造业领域。这样,以 ICT 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倒转的生产循环(reverse product cycle)[7]。

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现代制造业内部的各种运行主体对生产者服务商的依赖更为直接、重要。在许多产业中,制造业务通过 BPO 专门外包给各种形式的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企业,这些 OEM 企业具有梯度层次性,即存在一级 OEM 供应商、二级 OEM 供应商,甚至三级 OEM 供应商。在许多产业中,OEM 制造商已经不是整个产业的主导力量,OBM 企业主导了产业,它除了依赖制造型企业外,更主要依赖于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企业、渠道商、供应链管理商等生产者服务业企业。

表 1 FCB 在制造业附加值中的平均比重

产业	份额
高于平均	
专业性设备	0.132 9
工业化学和药业	0.116 0
电子设备和广播、电视及通讯设备	0.110 0
办公和计算设备	0.108 8
平均	
纸、纸产品和印刷	0.098 4
非电子设备	0.097 5
其他制造业	0.093 3
非金属矿业	0.090 4
造船和修理产业	0.089 7
橡胶和塑料产业	0.087 6
金属制品业	0.083 8
纺织、服装和皮革	0.081 5
低于平均	
食品、饮料和烟草	0.077 5
除造船业外的运输业	0.075 6
木制品和家具	0.062 5
石油和煤碳	0.063 9
有色金属	0.056 9

注:10 个国家及采取的数据年份为:加拿大(1997)、芬兰(1995)、法国(1995)、德国(1995)、意大利(1992)、日本(1997)、荷兰(1998)、西班牙(1995)、英国(1998)、美国(1997)。

1.3 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辐射和集聚作用

根据 Porter 的竞争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可以通过三种战略来实现:差异化、低成本和目标集聚战略,目标集聚战略仍可细分为成本领先指导下的集聚和差异化指导下的集聚两种战略形式。因此,竞争优势的塑造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来源,即差异化和低成本。

低成本竞争优势可以通过特殊的资源优势(如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和发展规模经济来获得。当前我国制造行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各个企业都在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降低生产成本,因此除了在研发设计上尚有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外,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的空间已不是很大,要取得低成本优势只能在交易成本上寻求大的突破。而生产者服务业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通过专业化分工、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途径和方式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

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服务是产生差异性的主要手段[8]。在当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差别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价格竞争而上升到首要地位。现代科技的发展，先进生产线的使用，使不同企业的产品在物质形式方面的差距很小或者不存在，要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就要靠大量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

区域内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实行产品差异化，形成了区域内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区域内制造业的大量集聚和发展。高传胜、刘志彪实证研究了上海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制造业的集聚作用[9]，利用回归分析得出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和长三角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94 51，并计算出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制造业的贡献弹性为0.918，即上海生产者服务业产值每增长1%，长三角工业产值则增长0.918%。

Taylor等以伦敦为核心，通过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序来界定主要城市层级，并以跨国公司在会计、广告、金融、法律4个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城市定位将世界122个城市划分为α城市、β城市、γ城市和成形中的城市4个群体。对不同城市群体生产者服务业的分析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使世界城市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制造业集聚作为城市功能地位的传统因素被全球化条件下制造业分散和制造技术变迁的简单化而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聚焦的生产者服务业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关键产业，而正是这些产业形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同产业资源配置和城市的辐射效应[10]。

2 中部崛起战略与产业选择

2.1 中部崛起战略

我国中部六省土地面积为102万平方公里，拥有3.61亿人口，是中国主要的能源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长期以来在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施，我国各大地区（除东北外）呈现出“东部大冒尖、西部小冒尖、中部变成凹陷地区”的现状，形成了类似“L”样的“鱼钩状”格局，中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凹陷状态，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特有的“中部塌陷”现象。

如果中部塌陷的局面长期继续发展，不仅会给中部地区造成严重危害，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会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整体性危害，削弱我国经济的大国优势与国家综合竞争优势，从而降低我国经济的抵御风险能力。

2004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首次出现在2005年经济工作的6项任务当中。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中部崛起”成为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轮冲击波。

2.2 中部崛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程度低、产业结构素质较差是中部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推进其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素质是缩小中部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核心内容之一，但以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靠规模扩张使经济增长、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在中部地区已经越走越窄[11]。现代科技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将越来越小，而与加工制成品相比，资源产品总处于贸易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地区的资源优势将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日益发展，使实施资源导向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和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维继，资源省区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中部地区要实现工业化目标，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国内竞争的融合与国际、国内产业的大转移为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机遇，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优势。

2.3 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产业选择

200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要求和原则，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概括地讲，就是建设“三个基地、一个枢纽”。这些政策和措施为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明确了方向，理清了思路。

在产业的选择上，首先要立足传统优势产业。中部6省在全国工业行业中产值比例较高的，一是有色金属采掘和加工业，其产值占全国产值的25%左右，从采矿、选矿、冶炼到加工，在全国是最有优势

的产业;二是煤炭业,其产值占全国产值的31%;三是食品工业,包括粮食、畜产品加工和饮料等,其产值在全国食品工业产值中占20%左右;四是机械制造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各类专用设备等。这是中部工业现有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其次,要发展现代制造业。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支撑点是现代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等现代制造业,在中部有一定的基础,应当加快发展,使之成为一批重点高新技术支柱产业。在发展这些战略性产业的同时,还应鼓励、培育和扶持发展其他高新技术产业。

最后,要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区域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离不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与东、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处于全面的"塌陷"状态。中部地区要把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应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发展,这是适应国际产业分工新变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产业政策导向。

3 中部崛起战略中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体构想

3.1 中部地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差距

近10年来,生产者服务业是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以OECD国家为例,FDI中服务业投资的总额明显高于制造业投资的总额,且主要集中在FCB等生产者服务业领域。

据美国Gartner市场调查公司在2003年的统计:2001年,美国吸收的FDI中有1/3投向金融、保险领域;欧盟吸收的FDI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媒体、金融等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部门。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已经从原来的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这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0%~80%,并且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远远超过传统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以美国为例,在1970—1986年期间,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分别增长了173.3%和200.8%,远远高于同期服务业91%和85.3%的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英国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体服务业的比重从1968年的26.2%上升到2002年的44.4%,接近整体服务业的一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12]。

我国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显著,增长速度很快。如广东省1992—1999年期间,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值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43.42%提高到1999年的52.38%,就业人数由1992年的23.8%增加到1999年的30.65%,7年间生产者服务业产值的绝对值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9.2%[13]。2000年,上海研发、教育、软件、咨询、文化传媒和广告设计等6大产业的增加值为508亿元,占同期全市GDP的11.1%,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2%;2001年其增加值迅速提高到618亿元,占同期全市GDP的12.5%;同年金融业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3%;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增加值,其占三次产业的比重都比较低,同全国平均水平或东部省份相比,其第三次产业的发展仍处于严重滞后状态,不适应第一次、第二次产业社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从表2可知,2004年中部6省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4.49%,小于东部的38.05%和西部的36.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服务业产业结构也相对落后,传统的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和贸易在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较高。从表3可知:2004年中部地区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占服务业的24.86%,高于东部的24.53%和西部的23.57%,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79%;

表2 2004年我国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三次产业GDP对比表

地区	GDP	三次产业数值(亿元)			三次产业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部6省	32 088.30	5 720.91	15 300.07	11 067.32	17.83	47.68	34.49
东部11省市	95 305.76	8 659.01	50 379.52	36 267.23	9.09	52.86	38.05
西部12省市区	27 585.17	5 368.82	12 229.98	9 986.37	19.46	44.34	36.20
全国平均					12.80	50.50	36.6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计算。

表3　2004年我国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对比表

地区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其他行业	
	数值(亿元)	比重(%)	数值(亿元)	比重(%)	数值(亿元)	比重(%)	数值(亿元)	比重(%)	数值(亿元)	比重(%)
中部6省	2 348.19	21.22	2 751.03	24.86	932.39	8.42	951.41	8.60	4 084.30	36.90
东部11省市	7 185.44	19.81	8 894.60	24.53	4 326.46	11.93	3 906.84	10.77	11 953.89	32.96
西部12省市区	2 060.58	20.63	2 354.25	23.57	824.86	8.26	780.92	7.82	3 965.75	39.71
全国平均	389.70	20.17	478.96	24.79	198.20	10.26	188.42	9.75	676.93	35.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计算。

金融保险业占8.42%，低于东部地区的11.93%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0.26%，仅比西部地区高0.16%；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等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发展水平低下。

3.2　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基础条件

1)传统优势制造业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可知，制造企业为了保持其核心竞争力，以BPO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分工更为专业、功能更为强大的服务型企业来整合自身的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以进一步做强自己的核心业务。这样，便大大增加了对服务性中间投入的使用，产生了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的大量需求。当制造业发展到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要更多地依靠生产者服务业来支撑时，便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经济中最具有增长力的部门。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为前提条件。

中部地区虽然产业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制造业落后，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已形成一定规模，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尤其在食品、饮料、纺织、采掘、化工、机械等优势产业上已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取得迅速发展，这些为中部地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部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存在比较普遍的高消耗、高排放特点，在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对于这些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用现代技术改造这些传统产业，延长其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革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也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2)区位优势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它位居中国内陆腹地，区位交通优势明显，是我国重要的客货运输集散地和中转换装中心，战略地位重要。据统计，全国约40%的铁路、30%的公路和河流分布于此，全区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均占全国1/3以上，区内有多条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相当一批大中城市如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等处于全国交通咽喉要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铁路、公路、水路、航运交通条件，为运输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空间。

3)人力资源优势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中部地区土地辽阔，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小，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存在巨大潜力。中部地区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除大专及以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具有初中、高中和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重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区内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区内包括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等国内名校、高等学校300多所，几乎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0%，中等专科学校近千所，在校生人数占全国大学生总在校人数的近30%；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占全国的25%；因此，人才资源相对集中。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偏低的劳动力价格，为区内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3.3　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1)充分认识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制造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互动发展的关系，区域内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有辐射和集聚作用。图1表明，除了对制造业有贡献外，生产者服务业对区域内出口增长、就业、经济环境、持续发展等都能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14]。

我国传统经济理念存在重物质生产、轻服务的弊端，发达国家向服务经济的转型给我国经济发展以很大的启示。国内一些学者已开始研究生产者服务业，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规划和政策。中部地区的一些政府决策者已认识到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如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中部地区要立足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与推动，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要跳出工业抓工业，提高生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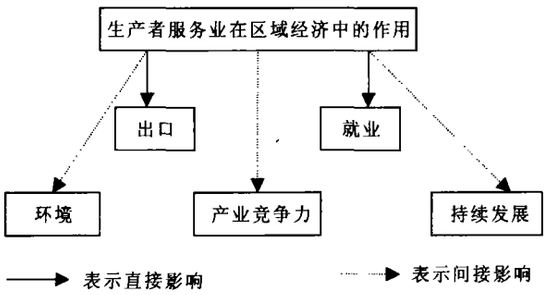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服务业的水平[15]。

2)突破产业内循环发展路径,奠定市场基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的驱动,特别是要由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来拉动。而目前中部地区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还比较低,许多服务活动内部化在非服务部门中,形成部门内部的自我服务,从而造成对生产者服务的中间需求不足。例如,根据投入产出表的计算,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服务投入率(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比第三产业的服务投入率几乎低一半,甚至比第一产业的服务投入率还要低。在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企业BPO服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真正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服务范围和比例均有很大程度的缩小。因此,要通过市场深化,提高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特别是促进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服务交易市场化,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市场基础。

3)突破体制障碍,引入竞争机制。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要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规则,重点调整其管制框架及政策,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在明确行业要求和经营资质的前提下放松进入管制,扩大非公有经济比重,促进生产者服务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增大,形成多元经济主体参与的充分竞争的格局。

生产者服务业的经营活动正日益国际化、网络化和一体化,其FDI成为拓展服务地域范围的重要形式。根据联合国《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1999—2000年期间,全球FDI的产业分布为:第一产业为3.3%,第二产业为22.6%,第三产业为68.5%,其中金融业为24.9%,通讯业为11.5%。中部地区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FDI领域和股权比例方面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利用FDI的资本效应、技术效应、管理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和带动区域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4)推进生产者服务业的自主创新。生产者服务业不仅是现代技术广泛运用的部门,而且也是自身创新的重要部门。1980年以来,大多数国家对服务业的研发活动的投资急剧增长。OECD国家的企业研发支出中,服务研发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5%上升为1997年的15%。我国中部地区的研发投入比重本来就较低,其服务研发投入更少,从而无法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服务创新既包括服务手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包括非技术创新,如金融服务中的许多功能创新。与制造业等部门的创新有所不同,服务创新中有许多并不是技术性的或是过程的变动,而是功能性的开发。这些功能性的创新也许并不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但要求有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以及相应的制度环境相支持。中部地区要在政策上加大对生产者服务业创新的支持,增加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引导生产者服务企业走服务创新之路。

5)优化产业生态基础。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在中心城市及中心区域高度集聚的特性,其产业集聚带来的互补、共享等外部经济效应十分显著,从而呈现出区位集中的产业集群发展趋势,尤其在大都市中央商务区会出现一系列的产业集群。因此,中部地区要以中央商务区为载体和平台,形成以FCB为主的核心集群,以高新技术园区为载体和平台,形成以ICT为主体的服务业集群,在多样化、多层次、网络化的生产者服务业集群基础上,拓展服务辐射空间,使服务价值链向外延伸。

发达的现代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都是吸引生产者服务业企业集聚的重要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离不了高尖端人才,中部地区要创造条件引进高级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服务人员。

4 结论

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生产者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和实现产品差异化,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对区域内制造业形成集聚和辐射作用。中部崛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要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

中部地区生产者服务业处于全面落后状态,内部结构不平衡,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如传统制造业基础、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等。中部地区要充分认识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制造业和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培育其发展的市场基础，优化其产业生态基础，要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利用FDI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政策上要加大对生产者服务业创新的支持，推进其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1] BROWNING C, SINGELMAN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M]. Springfield. 1975.

[2] HOWELLS D, GREEN R. Loc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UK service[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86(2):35-39.

[3] COFFEY W J, POLESE M.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J]. Paper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9(19):13-27.

[4] 钟韵，阎小培.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人文地理，2003(5):47.

[5] PAOLO G, VALENTINA M.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16):489-502.

[6] 吕政，刘勇，王钦.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06(8):5-12.

[7] MIOZZO M, SOETE 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s: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C]. Austin USA: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Policy and Innovation, 1999.

[8] 郑吉昌，夏晴. 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2):13-15.

[9] 高传胜，刘志彪. 生产者服务业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和发展——理论、实证与潜力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5(8):35-42.

[10] 聂清.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研究[J]. 国际商务研究，2006(1):6-12.

[11] 王群. 产业升级与中部崛起[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12] 陈凯. 英国生产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6(1):79-84.

[13] 段杰，阎小培. 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发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3):26-30.

[14] LAURENCE M.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hat opportunities for medium-sized cities in Belgium? [J]. The Services Industries Journal, 2005(2):213-228.

[15] 张春贤. 抓住机遇，加速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J]. 企业家天地，2006(4):5-6.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Rising in the Midland of China

Fang Yongsheng, Wei Zhongjun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Producer services represent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modern services industry. Found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y of rise of midland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o centralizing and diffusing regional manufacturing, discusses the new roa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lection of industry to realize the rise of midland,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y suggestions to develop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midland of China.

Key words: rising in the midland of China; producer services; manufacturing